

RENDU

月刊·总第145期·5.50元

2001 * 3

人物

元帅与将军

——徐向前和周希汉的友情

蝶恋花

——吴作人萧淑芳伉俪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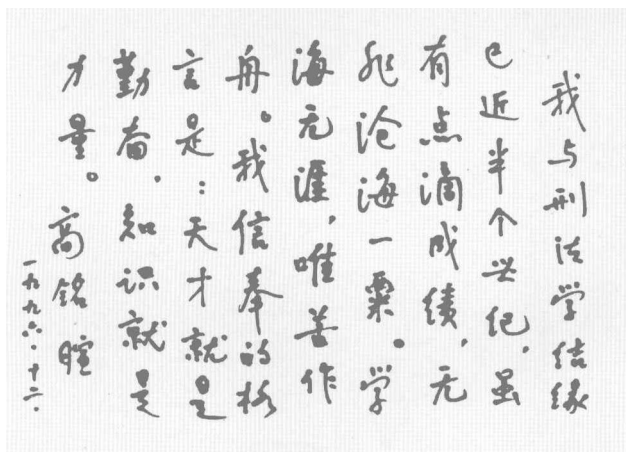
“野蛮人”高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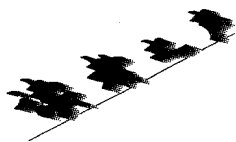


高铭暄

(侯艺兵 摄)



高铭暄，法学家，生于1928年5月24日，浙江玉环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毕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总干事，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主席，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



编辑同志：

近见刊内的插图越来越多，有的是十分珍贵和鲜为人知的，图文相互映衬，犹如锦上添花。无奈，你们不忍心增加读者的负担，而将图与文印在一起，于是人物肖像的脸上出现了来自背面印刷的反字，世界名画洁白的衣袍上出现了许多“瑕疵”，实在可惜。

作为读者，现在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也不忍心看到尊贵的《人物》还处在“艰苦岁月”。为此建议增加一两页插图纸，连同封二和封底集中印刷插图，最好用彩印。这样即使每期定价增加几角钱，读者也觉得值。

是否可行？敬请斟酌。

深圳读者 ~~徐平雅~~

《人物》尚素裹，质应自然美。

无须华丽装，清雅放幽香。

重在内容好，且勿搞包装。

以人为明鉴，德高才无量。

知与识俱高，振兴神州忙。

江苏读者 翟建陵



名人交往录

- 5 元帅与将军——徐向前和周希汉的友情 —— 韦晓咏 罗元生

人物风景线

- 19 新中国与杜聿明先生的后半生 ————— 苗 生
28 一个特殊的“南京市长”
——日军侵占南京施行大屠杀期间的拉贝 ————— 齐卫平

艺苑英华

- 35 蝶恋花——吴作人萧淑芳伉俪谱 ————— 张昌华
43 “当今独许刘国辉” ————— 邢霄若
56 有这样一个古陶瓷学者 ————— 胡 辛

奉献者之歌

- 63 奔腾的涌浪
——特级教师李吉林和她创造的情境教学法 ————— 张玉文

访谈

- 74 余杭教授和他的两条锦囊妙计——余杭教授访谈
————— 夏 斐 禹 江

民族英杰

- 91 十世班禅画师尼玛泽仁 ————— 于建一

名人轶事

- 101 胡适与“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 ————— 沈卫威

七十二行

- 110 “奇石来” ————— 李贺明

历史回眸

- 119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 ————— 刘 直
128 开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后出洋的几个中国人 ——— 张功臣

环球采风

- 138 “野蛮人”高更 ————— 侯 军
151 “长袜皮皮”的妈妈
——瑞典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阿斯特里德·林格伦 —— 曹新华

封面 吴作人 萧淑芳

封二 高铭暄

主 编：王乃庄

执行主编：王寅生

执行编辑：李京华

装帧设计：宁成春
赵 立

MAIN CONTENTS

- 5 A Marshal and a General
——The Friendship Between Xu Xiangqian and Zhou Xihan
..... Wei Xiaoyong & Luo Yuansheng
- 19 New China and the Late Years of Mr. Du Yuming
..... Miao Sheng
- 28 A Special “Mayor” of Nanjing ——John H. D. Rabe, during the Days of
Nanjing Slaughter by Japanese Invader
..... Qi Weiping
- 35 Butterfly’s Love for Flower
——Stories of the Couple of Wu Zuoren and Xiao Shufang
..... Zhang Changhua
- 43 “Today, Liu Guohui Must Be Taken into First Account.”
..... Xing Xiaoruo
- 63 The Galloping Wave——Super – Rank Teacher Li Jilin and the Teaching
Approach by Situation She Created
..... Zhang Yuwen
- 91 Nimazeren, the 10th Banchan painter.....Yu Jianyi
- 138 Gauguin, the Barbarian.....Hou Jun

周希汉中将，14岁参加“黄麻起义”，15岁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他征战南北，战功赫赫；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担任第十三军、第十军军长，海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红军时期，他曾在徐向前领导下工作数载，当年，虽然他们在职务上相差悬殊，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建立起的革命情谊，而且，徐帅曾多次挽救周希汉于危难之中……

“没有学不会的本事”

1930年的岁末，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已经壮大到万人之众。17岁的排长周希汉所在的麻城独立团并入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他本人也被任命为第三十八团的青年团团委书记。团委书记是什么官衔，他还搞不清楚，反正是比排长大。军龄两年多一点，一起参军、一般大小的农村小伙子们，他提得够快的。勇敢？当然，可主要不在这里。

在去团部走马上任的途中，年轻的团委书记路过一个叫姑岭的小村庄。村子虽然不大，地势却比较高，坐落在离团部只有一里多地的半山腰上，斜刺里俯视着山坳，一条



元帅与将军

徐向前 和 周希汉 的 友情

韦晓咏 罗元生

不算窄的便道直指团部所在地。

他停住了脚步，站在山坡上仔细观察了团部周围的地形，心中想到：团部的正面和背后虽然都有依托，但是姑岭村也应该摆放一支部队，一个连或者一个排，不能再少了。他话少，精瘦，脑袋比别人的小两圈，可就是爱琢磨。无论胜败，仗打完了，他总要呆呆地琢磨好一阵子。若是让他当指挥官，他会怎样打这一仗？为什么同样事情，连长、团长讲出来就和普通士兵完全不同？

进了团指挥所，周希汉没顾上别的，先把要在姑岭村摆放部队的建议向团长任南和政委宋亚伦提了出来。团长和政委交换了下眼神，也不开口，只是望着他笑。

周希汉被看得有些不自在。建议对不对，他心中原是没底的，莫非是说错了？其实，团长、政委是在欣赏他。就在刚才，一位来团里视察的上级首长也向任、宋二人指出了这个不大也不算很小的疏漏。他们刚刚下达了调整部署的命令。

一位一直在埋头看地图的领导干部走过来，上上下下地把周希汉好一通打量。这位领导看上去比任团长还要年轻些，也就是二十七八的样子，身材不高，穿着朴实，但很干练。他打量着身材瘦高却习惯昂着头的团委书记，抬手扳了扳他那瘦削的肩膀，不无惋惜地叹道：“就是长得单薄了些。”

周希汉从对方随和的外表中看到了一种威仪，料想他必是比团长、政委都高的首长。不过这位首长的话正好刺到了他的痛处。参军两年多了，他总在为没有长出一副剽悍的身材而懊恼。无论打仗还是训练、劳动，气力不足总让他在该威风时刻威风不起来。但他心里总不服气的也正是这一点，古人还讲究“将在谋而不在勇”呢，何况今日！他不客气地嘟囔了一句：“关云长也打败仗，诸葛亮、庞士元也打胜仗。再说，现在有机枪，有火炮了嘛！”

首长被他逗乐了，口中吐出一个“好！”

这时，团长向首长介绍了周希汉的情况，又对周希汉说，这是副

军长徐向前。

徐向前握了握周希汉的手说：“对，现在有机枪和火炮，勇力过人、武艺高超那一套不像古代那样重要了。不过古代军事家总结出来的用兵的精髓现在还是有用的，永远都是有用的。能随便讲一两条吗？”

周希汉挺挺胸：“扬长避短，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攻敌之必救而打其援，还有，趁敌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徐向前提示了一句，随即点点头。他对这个回答显然已经感到很满意了。

徐向前把他拉到摊开的地图前：“找一找你们团部和姑岭，还有你刚才讲的那个山坳的位置。”

周希汉傻了眼。这个时期，红军的军用地图是很稀罕的，他以前没见过这东西。他不知道那些不规则的曲线是等高线，当然也不明白它们为什么有时稀，有时密，也不懂得那许多小黑三角旁边的洋字码是标明高程的，勉强能猜出道路、河流和桥梁的标记，却分不清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眼花缭乱的他一时没找到，坦白地承认：“我看不懂。”但他马上又补充道：“不过我能学会。没有学不会的本事。”徐向前口中又发出一个“好！”“没有学不会的本事，讲得好！好好学吧。没哪个一落地就是军事家的。”就这样，徐向前喜欢上了周希汉。这次相识，拉开了他们之间命运交织的序幕。

他成了“富农分子”

大别山的春天是最美丽的季节，阳光明媚，遍地春晖。然而，鄂豫皖根据地里，人们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温暖，有的人甚至像畏惧寒冷一样耸着肩，缩着背。

原来，1931年3月，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下的党中央，派张国焘为“钦差大臣”来到鄂豫皖，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



1940年,周希汉参谋长(后)
和陈赓旅长在榆社城上

不甘落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之后,在鄂豫皖苏区展开了“肃反”运动,根据地的政治空气变得骤然凝重起来。

周希汉被请进保卫局工作队的办公室,有人揭发他是个混进红军队伍的富农。周希汉简直弄不清是他的耳朵出了毛病还是别人的嘴巴出了毛病。麻城周家坳哪个不晓得他周希汉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不要讲富农,就是稍好一点儿的日子他也没见过。

黄麻暴动,他家才有了水牛,那是分地主的,而且是和别人家共同分得的。暴动失败,地主还乡团烧了他家的房子,牛也被牵走了。他一家三口不得不分两处出外逃难。天下有这样的富农吗!

说得确实是很动听。可是,谁能证明?

“邓盘楚,还有丁茂贤,他们是我入党介绍人。”周希汉冲口而出。邓、丁二人在黄麻暴动前都曾秘密下乡做发动工作,邓盘楚就住在周希汉家。周希汉就是扛着红缨枪给他当通信员并且跟着他参加了暴动的全过程。

周希汉本以为此言一出,立刻会云消雾散,哪知保卫局的人听后只是撇撇嘴。丁茂贤?他的父亲做过前清的道台,家资殷实,是汉口城里数得着的财主。他本人便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不纯分子”,正在接受审查。邓盘楚呢,他虽然是工人出身的穷学生,未婚妻的家却是麻城的大地主,他也在接受审查。不纯分子证明不纯分子纯洁?岂有此理!由不纯分子介绍入党这本身就成了问题。

据说,是一个同周希汉一起在桃花镇豆腐坊学徒的师兄弟揭发的,这个人还是周希汉发展参加红军的,开了两次小差,被捉回来审

查,咬出了好几个“富农”和“不纯分子”。他知道开豆腐坊兼卖炸油条的老板是周希汉的远房亲戚,那老板在学徒眼里就是富农了。

大约一个月后,周希汉被迫交出了包括军服在内的所有红军的物品,领到了一身便衣,还有一张路条,上书:“周希汉系富农出身,开除回乡生产,沿途放行。”怀揣着那张山一样重的路条,一整天他只走了二里多路,走来走去都是在团部周围的山沟和山坡打转。天黑了,他就坐在能看见团部灯火的山坡上。部队近在咫尺,对于他却已经是那样的遥远。开除了,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滚烫的泪水淌下来,淌进紧闭着的嘴角是那样的酸楚,他没有去擦,任由它痛快地淌着。

天快亮的时候,他打定主意,找麻城苏维埃去,他们能证明他不是富农,让他们开个证明再回来。反正,不能离开红军,离开了红军的日子该怎样,他想都不敢想。

“给我当书记员吧”

在周希汉被开除后,鄂豫皖根据地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件是第四军主力南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等地作战,战果空前;另一件是其后张国焘、陈昌浩等人搞的臭名昭著的“白雀园肃反”,据党史书中引述陈昌浩在红军学校的讲话称,“共计肃清改造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周希汉没能参加南征,也没有赶上“白雀园肃反”,可以说是失去了一次脱颖而出的宝贵机会,也可以说是侥幸避开了一次灭顶之灾。该惋惜还是该庆幸,他自己也讲不清。也许命运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周希汉费尽周折,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拿到了麻城苏维埃开出的证明,上书:周希汉家自田×亩,佃田×亩,靠佃田为生,是贫农,不是富农,他要求回红军。特此证明。

可当他怀揣这件法宝找到部队时,筹建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工作正在进行。方面军总部以第四军的机关为主组建,政治部的人都

在忙碌着，无暇仔细考虑他的事。看过他的证明，个个的态度都不置可否。

周希汉想：“没有赶我，就是留我！我就是不走了。”他就在军部管理科的伙房帮起了厨，洗菜淘米，担水劈柴，什么都干，晚上还帮着给养员记伙食账。几天以后，刚开过饭，他正在埋头清扫厨房，有个人进来，想是没赶上饭或者没吃饱，进门就问：“还有锅巴没有？”

他听这声音好熟，一抬头，老天！是徐军长。

张国焘知道，无论怎样清洗，打仗不能没有徐向前。所以，南征时，徐向前已经出任了第四军的军长。眼下，他马上还将出任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

看着身穿便服、样子有些狼狈的周希汉，徐向前先是一愣，然后关切地问：“你这个小鬼，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这一问问得周希汉眼圈都红了。他忙不迭地从怀中掏出那份证明，没头没脑地说：“我不是富农，我把证明带回来了！”

徐向前抓着他的手腕把他领到院子里，让他不要着急慢慢说。周希汉便把自己几个月前被当作富农赶出部队的事讲述了一遍。徐向前紧锁着眉头听着，听完后又沉思了片刻，才说：“你不要回三十八团了。任南被处死了，宋亚伦关着还没放，徐海东调到二十五军去了。你留在机关，给我当书记员吧。我没多少事，你主要还是干参谋。怎么样？”

此时的周希汉只要能留在红军里就算是如了愿，哪还管书记员还是参谋，何况是在徐向前身边工作，他求之不得。

进了方面军总部，周希汉眼界豁然开朗。他这才晓得，关于打仗，他还有那样多的东西要学。战机的捕捉，战场的选择，还有勘察和标图等等。在连队和团里时也讲究兵力部署、火力配合。可那算什么？摆弄几个班、几个连而已。这里摆弄的是整团、整师，要考虑某个局部、某一支部队的行动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一个作战集团通盘行动的得与失。

刚进总部时，周希汉对这一切是无可奈何的，除了徐总指挥外，肯耐心赐教的大都跟他差不多；有两下子的大多是在旧军队干过的，不是看不起他这个小小的书记员，便是存心拿一把。徐总指挥要负责方面军的工作，不可能“照顾”他，他只好眼睛更“贼”些，耳朵更“长”些，尽可能把所有有用的东西都装进脑袋里。

有两下子的参谋们不屑去做“勤务兵和马弁的活儿”。周希汉则不然，只要不耽误正事，他什么都不声不响地去做。人家曾当面笑话他“是徐总的勤务兵”，他不吭声，连脸上的表情都懒得变一下。有些在旁人看来是该由参谋主任、总指挥思考的问题，他也暗中跟着动脑子。他认为合格的参谋就应该这样，再说，“老子又不是一辈子总当参谋！”

天遂人愿，红四方面军一组建，便接连开展了攻克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光山等，以围点打援为特点的大战役。几仗下来，周希汉便摔打成了方面军总部参谋中的一把硬手，别说有两下子的参谋们，连在日本军校留过学的参谋主任舒玉彰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我以后严加管教就是了”

1932年的上半年，蒋介石亲统大军对鄂豫皖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张国焘当时正沉浸在黄安、苏家埠等胜利的欣喜之中，认为反动军队不堪一击，不仅不让连续作战、疲劳已极的方面军主力适时休整，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反而强令部队去攻打麻城。结果麻城没打下来，西线“围剿”的敌军攻势凌厉，根据地腹地告急，张国焘这才下令主力从麻城撤围，又命令已更加疲劳的红军主力去迎头将西线之敌击退。

“瞎指挥！”反应太快的周希汉鬼使神差地在那个当口不恭不敬。“我们应当转移到机动位置，趁着敌人举师轻动之机，引诱他一路深入到对我们有利的地点干掉，然后各个击破嘛！不该打的去打，

不该保的去保，这样把部队拉上去怎么能不吃亏？搞的什么名堂！”

有人告了密，并且反映他在苏家埠战役后丢失过一批战利品手枪子弹。发现了一个“漏网”的“改组派”！保卫局马上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平时对周希汉这个不爱讲话的小参谋的印象说不上很坏，但他不太喜欢周希汉那张脸，目光尖锐，嘴角有点下弯，总像在藐视一切。听了报告，他又惊又怒：“好大的胆子，敢这样讲我！会不会是有人指使的？”他下令严加拷问。

周希汉被绑在条凳上，才晓得这滋味不是好受的，但也晓得当着张国焘的面承认是“改组派”滋味会更难过，于是他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大喊大叫：“我不是‘改组派’呀！”“我不是反革命呀！”……没容他叫出第三声，混浊的辣椒水便灌进了他的口中，只感到一股撕心裂肺的刺痛，头痛、恶心、流鼻涕、流眼泪……接着便是窒息，眼前一片混沌、黑暗……

幸好，徐向前闻讯赶了来。他把张国焘请到一边的房子里，解释了“丢失子弹”事件只不过是警卫排长从周希汉保管的子弹里拿走了一些而没打招呼。他以党性原则担保周希汉并不晓得领导层有关决策的意见分歧，“最多是个犯自由主义的问题嘛！他是我的书记员，我以后严加管教就是了。”

大敌当前，张国焘勉强给了徐向前一个面子。周希汉这才被人架了出去……

“我说放了他！”

1932年的10月4日，应山西面的吴家湾。

秋日里的黄昏，只有一片细长的云远远地横在东南的山顶上，一座砖木结构的小楼，孤零零地倚在村头的山坡下，院墙随山势而建。院子里，一个中年胖子挺着微微隆起的腹部，保养得很好的脸涨得通红，正在对一群中最瘦的那个人吹胡子瞪眼，大声训斥着。胖子就是张国焘，瘦子便是周希汉。为了什么？

原来是为了这座院子。已经对军用地图应用自如的周希汉偏偏在地图上栽了跟头。按图上绘的,他把总部机关的宿营地选在陆家庄。到了地方才知道,根本没这个陆家庄。眼看大队人马就要到了,他只好仓促在附近另选了一个宿营地,按照惯例,他把弄到的最好的一所房子安排给向来讲排场的张国焘住,没想到因此反而出毛病。

张国焘看过房子便说这房子周围没有其他建筑,容易受到敌人飞机的空袭。他派人把安排房子的人找来。一看来的是周希汉,便喝问周希汉为什么要陷害他。

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周希汉心想:“你懂个什么呀!这里的山虽然不高,可房子是在山口里面,谁家的飞机能有这么大的本事?”但是他又想到,选宿营地出了问题,让部队多走了路,还耽误了时间,毕竟是失误。于是,他便耐着性子小心地解释道:“弄这个房子比较匆忙,确实没有更合适的了。首长不满意这房子,我马上调整。”

“我不用你调整,我就要你讲是谁指使你这样干的!你这个漏网的‘改组派’!”

1966年3月19日,周希汉(右三)在广州陪同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接见麦贤得(左四)



一听“改组派”三个字，周希汉心中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晓得，张国焘要借题发挥了，醉翁之意不在酒。

西线的敌人没有被击退，方面军主力却受到大量消耗，第一座红色县城黄安和苏维埃中心七里坪也丢了。大军一路向东撤退，始终没有摆脱被动。9月27日燕子河会议后，打下应山并以该地为依托的战略意图也没能实现。张国焘从狂妄轻敌变成了被敌人的凶狠吓得惊慌失措。他明知被动局面是由他造成的，但却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也惧怕和恼恨别人说穿了这一点。现在，看着这个曾经背地说他“瞎指挥”的周希汉，他心中陡然生出了杀机。他无法容忍一个小小的书记员公然对他的决策进行指责，而且切中要害；还有，被灌了辣椒水之后，这个小书记员再见到他居然没有丝毫的恐惧或敬畏，使他更感到似芒刺在背，非常不舒服。一个正处在尴尬、神经过敏的恼怒状态下，一个却偏偏昂着头，需要仰视才能看得到他那张冷冰冰的脸，还有那双似乎是闪烁着嘲讽和鄙夷目光的眼睛……张国焘的怒火便越发地不可遏制了。

面对张国焘的反复逼问，周希汉也渐渐地失去了耐性。他盯着张国焘那张胖嘟嘟的脸，想到了这位张主席给红军、给根据地造成的损失和不利的局面，禁不住涌上来一股青春年少的无名火。事已至此，怕也没用了，索性心一横，不再检讨，也不再回答，硬邦邦地甩出一句：“我没有谋害你，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想怎样？张主席也没了耐心，他扬了扬下巴，手随便朝不知什么方向一指：“处决他，就是现在！”周希汉的双臂被反剪捆绑着押出了院子。

直到被押到荒凉冷寂的河滩上的时候，周希汉才从愤怒中清醒过来，明白自己要被处死了……像他的入党介绍人丁茂贤那样，像他的团长任南那样，像他的连长向竹清给他讲过的他们连队的四十多个兄弟那样，像白雀园上千名同志那样，被自己人砍掉脑壳了……天色已经变暗，天边那片绛紫色的云不知何时变黑了，细细

的、长长的，像一条黑色的带子；河滩上散乱的石头白森森的，互相追逐着挤进周希汉的眼睛，转瞬间变成一堆一堆的骸骨……周希汉开始悔恨刚才为什么不承认错误。

可又一想：“认错又有什么用？老子犯了什么死罪？！”他在心中骂了张国焘一句最粗野的话，“你砍吧！老子就是人头落地，颈子也是直的。”

背着大刀的行刑队员好像并不着急“办事”，一边吐掉叼在嘴里的烟头，一边走向水边，解开裤子向河里哗哗地撒了一泡尿，然后不紧不慢地系好裤子，向周希汉走过来。押解他的人们好像说了些什么，周希汉没有听见，只看见了那个背着刀的人把背上的大刀抽出来，在手里掂了掂，刀刃闪着森森的寒光，河滩上一片死寂……

周希汉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应该表示点儿什么了，不然，等人家把刀砍下来就晚了。于是，他扯开嗓门儿，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喊起来：

“共产党万——岁——！”

简直是石破天惊的一声。他自己也不明白哪里来的这般高亢的声音，这声音传得是那样地遥远，是那样地真切……山都抖了，脚下的地也动了。

就在这一刹那，他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地不愿意死。倘若有人飞马赶来，大叫一声“刀下留人！”然后把他带到一支别的红军队伍里去，那该多好啊！他毕竟才只有19岁啊！19岁就死了不可惜吗？刚刚懂得怎样用兵，还没有真正指挥过打仗就死了不可惜吗？看不到革命胜利就死了不可惜吗？如果是在战场上牺牲，那又另当别论，那是为理想而献身的。死在这个荒凉的河滩上，死在这些奉命行事的自己的同志、战友的刀下多冤枉啊……

就在他心里骂了张国焘第二句最粗野的话之后，河滩不远的方向传来一声厉喝，不是“刀下留人”，而是，“你们在干什么？！”随后便有人疾步走过来。是徐向前总指挥和政委陈昌浩。